左氏條貫

左氏條貫卷八

長洲曹　基德培編次　門人張　兼念茨　典懷翀　參訂

齊

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命也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捷吾以女為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

齊桓公

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責屨也）于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小臣也代公居牀）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莊公九年）春雍廩殺無知　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

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 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
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
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
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莊公二十七年

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

穀梁子曰、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于是而後授之諸
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
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
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

大戰也愛民也

莊公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閔公元年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弃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閔公二年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僖公二年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

僖公三年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

邑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僖公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

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僖公七年）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于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于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于會言于齊侯曰洩氏

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于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

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大子而求介
于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
爲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于鄭　僖公九年
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
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
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
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
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宰孔
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諸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

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于行晉侯乃還　傳公十二年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篤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傳公十七年　夏滅項

穀梁子曰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爲賢者

諱也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巳之不可以滅也旣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易牙有寵于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荐羞于公亦有寵公許之立

十有四年九月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武孟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已六十七日僖公十八年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立孝公、文公十四年齊人定懿公、商人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猶云某甲文公十八年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歜父已死故掘尸而刖其足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職

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飲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惠公）

（成公十七年）齊慶克（慶封父）通于聲孟子（靈公母）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高無咎鮑牽）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無咎子）以盧叛齊人來召鮑國（牽之弟文子）而

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爲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爲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鮑牽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衞其足

襄公二十一年 齊莊公

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勇州綽曰君以爲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故莊公爲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于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于此乎公曰

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然二子者譬于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襄公二十三年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還創對曰貪貨弃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弃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

室、

（襄公二十五年）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齊丁公）臣出自桓（齊桓公皆姜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棃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棃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棠公）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

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
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間
公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
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
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
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于
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于公宮陪臣
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
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

佗父祭于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于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于平陰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

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子莊公黨叔孫宣伯魯叔孫僑如之在齊也叔孫還齊羣公子納其女宣伯女于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于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襄公二十七年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喪偶娶東郭姜生明東

郭姜以孤入（以先夫之子自隨）曰棠無咎與東郭偃（姜之弟）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崔杼）之身亦子所知也惟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盧蒲嫳曰彼（崔杼）君之讐也天或者將弃彼矣彼寔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成彊復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于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

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 襄公

二十八年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 慶封子 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 就嫳家朝見封 使諸亡人 辟崔氏難出奔 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 莊公黨 癸

臣子之郎慶舍有寵妻之以女妻癸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慶盧皆姜姓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卿大夫之膳曰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汁也饋子雅子尾怒二人公孫蠆慶封告盧蒲嫳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析歸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

非佐子車名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文子之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即桓子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即封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封族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慶封字速歸禍作必于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慶嗣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癸妻舍之女謂癸曰有事

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慶舍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爲尸慶奊爲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于魚里欒子雅高子尾陳須無鮑國之徒介因也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于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集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

爲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于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散豆間所祭之物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刺不敬亦不知旣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吳子夷昧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于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崔氏之亂喪

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之而稍致

之公以爲忠故有寵釋盧蒲嫳于北竟求崔杼之尸將僇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于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于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昭公三年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少姜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

國辱收寡人徼福于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鎭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齊舊四量

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四豆爲區 四區爲釜]以登于釜。[六斗四升]釜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豆區釜]皆登一焉。[加舊量之一]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民參[三分也]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上中下三壽]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刖足者用踊]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皆陳氏之祖。言其神靈在齊相助之]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

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讐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無賢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

臣不足以嗣之。于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旣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于是景公繁于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旣已告于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爲是省于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旣拜。乃毀之而爲里室。（鄉鄰之宅）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使鄰仍居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言鄰人先卜居此）違卜不

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齊侯田于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短也）余奚能爲公曰諾吾告二子（子雅子尾）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　齊公孫竈卒（子雅）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子雅之子）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嬀（陳氏）將始昌二惠（雅尾皆惠公孫）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公羊子曰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爾

昭公十九年 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鄣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及老託于紀鄣紡焉以度（度城之丈尺）而去（藏也）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齊侯疥、遂痁、瘧疾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
據與裔款言于公曰、吾事鬼神豐于先君有加矣。今君
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
君盍誅于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
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于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
言于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
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楚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
子之光輔五君、文襄靈成景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
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于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

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
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
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適遇淫
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
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
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
民痛無悛于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
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
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

嫚于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于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于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十二月齊侯田于

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梁丘據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

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樂以氣動）二體（舞有文武）三類（風雅頌）四物（四方之物）五聲六律七音（五音加變宮變徵）八風（八方之風）九歌（六府三事）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

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昭公二十六年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于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

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

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于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定公九年 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于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于霤下。東郭書讓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

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于衛、齊侯賞犂彌、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晳幘而貍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

犂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哀公五年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太子也、言于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于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乎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于萊、秋、齊景公卒、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

黨之乎。

哀公六年

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弃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指諸大夫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欲與諸大夫謀高國故求就之又謂諸大夫曰、二子高國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高張聞之、與惠子國夏

齊悼公

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　八月齊邴意茲（高國黨）來奔、陳僖子（陳乞）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公子鉏）曰、嘗獻馬于季孫。不入于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闞止（陽生家臣）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陽生子）也處、戒之（戒勿洩）、遂行、逮夜至于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僖子妾）養之、與饋者皆入、（入公宮）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

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孺子荼也景公嘗銜繩爲牛使荼牽之荼頓地故折其齒）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言已可爲君必不怨鮑子）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公子自稱也恐鮑子殺己故要之）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景公妾）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荼母）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三人皆荼黨）公使朱毛告于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群臣乎。以

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荼

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于陳子而圖其小可也大指國政小謂殺荼使毛遷孺子于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

公羊子曰弒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爲諼也此其爲諼奈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荼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

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荼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于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爲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于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弑荼。

哀公十四年齊簡公（悼公子壬）之在魯也、闞止（子我）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陳常）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齊大夫）言於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子行）殺人、逢之、遂執以入、（執逆入朝）陳氏方睦、使疾、（詐病）而遺之潘沐、（潘米汁可以沐頭）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于陳宗、初陳豹欲為子我臣、使公孫言己、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指闞止）必得志。欲為子臣。吾憚其為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為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

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于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不納子我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于弇中、適豐丘。

豐丘人執之以告（執闞止以告陳氏）殺諸郭關、成子將殺大陸子方、（子我臣）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及耏、衆知而東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illegible]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讐、何以見魯衛之士。。。。。。。[illegible]（郎子方）奔衛、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illegible]言不及此。（哀公十五年）齊陳瓘（陳恒兄子玉）如楚、過衛、仲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

成子弟。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貢爲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爲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使子貢景伯就館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貢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二十五家爲一社籍書而致之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

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宿為成氏宰，故前稱公孫成。

左氏條貫卷八

男官賀校字

左氏條貫卷九

長洲曹　基德培編次　門人張兼念夌　典懷鞠參訂

宋

隱公三年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與夷焉曰先君穆公兄宣公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穆公子莊公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

癸未葬宋穆公

右此傳[illegible]者也

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公羊子曰葬者曷爲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諸侯五月而葬不及五月爲不及時）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

宋殤公

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爲君矣宣公死穆公立穆公逐其二子非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爲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于君者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

桓公元年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

豔、

桓公

二年、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故先書弒其君、會于稷以成宋亂、先是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為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莊公、

公羊子曰、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

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其義形于色奈何、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得而弒也、故于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于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

莊公十一年

乘丘之役、十年魯敗宋于乘丘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宋大夫、公右歂孫生搏取也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戲而愧之也、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

莊公十二年

宋萬弒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

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長萬子）猛獲（萬之黨）帥師圍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御說）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于宋而保于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弃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公羊子曰。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其不畏彊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為大夫于宋。與閔公博。（名捷）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

宋襄公

叱之。萬臂撥仇牧。碎其首。齒着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

僖公八年。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茲父庶兄子魚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僖公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戊申
隕石于宋
五是月六鷁
退飛過宋都

公羊子曰。曷爲先言隕而後言石。隕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曷爲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

穀梁子曰。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于宋四竟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　是月者。決不日而

月也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子曰石無知之物鷁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于物無所苟而已石鷁且猶盡其辭而況于人乎故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民所聚曰都

僖公十九年 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齊桓公存三亡國魯衛邢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

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于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僖公二十年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僖公二十一年　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于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宋也未足以懲君

公羊子曰、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為執宋公
貶。曷為為執宋公貶。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
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
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
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
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
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
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于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

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于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惡乎捷捷乎宋曷爲不言捷乎宋爲襄公諱也此圍辭也曷爲不言其圍爲公子目夷諱也

僖公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

十有一月
己巳朔宋公

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于二毛明恥敎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

穀梁子曰日事遇朔曰朔春秋三十有四戰未有以

毋敗乎己。以師敗乎人者也。以毋敗乎己。以師敗乎人。則驕其敵。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責之也。泓之戰。以爲復雩之恥也。雩之恥。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爲雩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襄公之謂也。古者被甲嬰冑。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也。豈曰以報其恥哉。宋公與楚人戰于泓水之上。司馬子反曰。楚衆

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須其出既出旌亂于上陳亂于下子反曰楚衆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不鼓不成列須其成列而後擊之則衆敗而身傷焉七月而死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人之所以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為人言之所以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為言信之所以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為信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

穀梁子曰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柰

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

何茅茨盡矣著于上見于下謂之爾

文公七年夏四月宋成公卒于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鱗矔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右師等六人）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

公子卬昭公卽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文公十六年宋公子鮑昭公庶弟禮于國人宋飢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鮑適祖母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于是華元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華耦爲司馬鱗矔爲司徒蕩意諸爲司城公子朝爲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爲之旣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

宋文公

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文公（公子鮑）即位、使母弟須為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為司馬、（宣公二年）春、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禦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取左耳）狂狡（宋大夫）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僇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

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答也)而來奔宋城華元為植(主其事)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多鬚貌)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眾我寡

宣公十四年

楚子使申舟(無畏)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舟扶宋公僕)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

之見犀舟之子見之以試王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于窒皇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宣公十五年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

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弃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于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不敢廢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公羊子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己也何大乎其平乎己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于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

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

宋平公

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己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

成公二年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

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弃君於惡也。何臣之為。（襄公十年）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調戲）又相謗也。子蕩（樂轡）怒、以弓梏（以弓貫其頸）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僇（辱華弱）于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言亦當逐）子罕善之如初。（襄公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

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治也）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宋之祖）于西門之外晉侯問于士弱曰吾聞之宋災于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掌火之神）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以出內火（心大火東方星咮鶉火南方柳星也或以火正配食于大火之心星或以火正配食于鶉火之

柳星季春鶉火星昏在南方令民放火謂之出火季星
秋火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禁民放火謂之內火
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高辛氏子居商
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契之孫因之故商主大火商
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
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公羊子曰曷爲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
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何以書記
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
襄公十五年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

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襄公十七年

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于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國父寔興我役邑中之黔子罕寔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溼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

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襄公二十六年初宋芮

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諸堤下共姬宋伯姬之妾取以入

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

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貌惡而婉心順大子痤美貌美而

狠心狠合左師向戌畏而惡之寺人惠墻伊戾惠墻名為大子

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于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

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

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

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歃用牲

加書徵之、詐為反狀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棄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羽也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七年宋向戌善于趙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于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吾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于秦秦亦許之皆告于小國爲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于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折解

體節升之于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于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于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于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于齊猶楚之不能于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請于齊壬申左師復言于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晳黑肱盟

以齊言要齊其詞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
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籬也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荀盈
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于宋若我
何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
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于楚是以
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
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
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
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

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

逆命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主也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細事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于趙孟曰范武子士會之德何如對曰夫子武子之家事

治言于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于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文襄靈成景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

宋元公

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子罕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

襄公三十年 或叫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

昭公二十一年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

氏、（登前年奔吳）齊烏枝鳴戍宋、厨人濮（宋大夫）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雂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幟名）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厨人、

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十一月癸未、公子城（前年奔晉今還救宋）以晉師至、曹翰胡（曹大夫）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華氏黨）願為鸛、其御願為鵝、（皆陣名）子祿御公子城、莊堇為右、干犨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為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子城子祿之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狎更也）（豹止不射）抽矢、城射之殪、（豹死）張匄抽殳而下、射

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折城車軫又射之死句死干犨請一矣求死城曰余言汝于君欲活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爲欒氏矣貙曰子無我迋恐也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于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二十二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

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

（昭公十年）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以溫地）將至，則去之。（使公坐其處）比葬，又有寵。

（昭公二十五年）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樂大心）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

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之姊、平子庶姑、與公若同母、故曰公若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平子之外姊。生子、女也。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宋元夫人。勿與、魯將逐之。言逐平子。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文子、武子、平子。魯君喪政四公矣。宣、成、襄、昭。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云、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定公九年宋

與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卽樂祁尸）子明（祁之子）謂桐門右師（樂大心）出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鍾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鍾子明聞之怒言于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卽樂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定公十年）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爲君禮不過

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哀公十四年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景公母）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鞌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鞌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皇野司馬子仲）余長（長育之也）魋也今將禍余請卽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魋兄向巢）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

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迹人主禽獸）來告曰逢澤有介麇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子仲）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聲不相害）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瑞符節以發兵）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桓魋弟）騁而告桓司馬（魋）司馬欲入子車（魋弟）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六

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質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魋弟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于衛地公文氏衛大夫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于魯郭

門之外、佐氏葬諸丘輿、哀公二十六年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元公孫之子得即昭公與啓得之弟、畜諸公宮、未有立焉、于是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靈不緩爲左師、樂茷爲司城、樂朱鉏爲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近官有寵者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敝乎。冬十月、公游于空澤、辛巳、卒于連中、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公之尸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六子至、以甲劫之

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徒皮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啓北首死兆而寢于盧門之外失國之兆已爲烏而集于其上咮加于南門尾加于桐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少寢盟但以君命盟六卿故曰不在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盂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潞樂茷門尹得樂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逐大尹皆

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
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
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惡其號令與君無別戴氏皇氏欲
伐公啓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
國人施于大尹施罪于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
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